書名　鳥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後集二卷　嘉靖十八年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撰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40
編號　D74339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鳥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後集二卷　嘉靖十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十四

鳥鼠山人後集卷之一

諸子胡祕　諸生關鐵校

體四言長短句附

我結

贈籍野馬翁以進也翁　肅府引禮舍人

我廬于籍之西嶠山連阜天水循谿秋空倚欄野杖藜澄波鯉躍修竹鸞棲我觴我友于籍之社于籍之東西望羲闕北眺軒宮卦爻穆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十四

門人烏城劉瀾校

贊

文昌祠贊

北斗分魁內階畫輔太常理文上將建武列星在躔六星在府斯世攸瞻斯文式主邑既右文坊固多士惟靈照臨惟人仰止

張方伯心齋贊

萬象皆具一物不容太空皜皜止水瀜瀜報主斯示鑒物乃自道以爲輿理以爲宅

宣聖贊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於堯舜教在六經
道該羣聖生民以來未有獨盛
信國公文天祥贊
惟養浩然故立卓爾與聖賢伍爲天下一吾惟從容
成就吾是所求乎臣如此而已

辨

辨樺載之爲隴西人

先生唐名相也世爲畧陽人貞孝先生先生之父也
去祥山之亂而徙冊徒先生及其子璩乃始寓冊徒
焉畧陽今隴右地也先代爲畧陽道又爲畧陽郡又
爲文州文爲畧陽縣又爲隴城縣今隸秦安縣乃爲
隴城里里之父老猶有能述說先生世家者闕疑今
亦有畧陽縣漢沮地也其名始自後魏唐以前改爲
順政縣隸興州不爲畧陽也今以畧陽字同而隴右
畧陽之名不著遂以先生父子爲關南畧陽人誤矣
一統志既以先生系之關南畧陽及注其下又曰秦
州畧陽人關南畧陽去秦州遠甚又非隴右地秦州
且不屬關南豈非其誤哉唐諸集系先生者或曰秦
州人或曰天水畧陽人或曰秦州畧陽人不系之關
南也則其誤也明矣繼宗謹辨

遂菴辨

或謂繼宗曰吾聞元老楊公有菴焉命之曰遂海內

人士稱之亦曰邃如望其外迥如賀如處其中洞如淵如邃矣然吾嘗考公之歷履其始也坦如卓如其至也炳如巍如而顧祇以邃名邃果足以盡公哉曰何也公也讀書　秘閣奇童之名琤琤乎海宇豈以是為非邃乎載筆中書執經者雲集督學憲司服德者川湧其諸門弟子或為天下之傑或為三秦之豪豈以是為非邃乎召為太常禮樂修備薦為中丞茶馬蕃衍而其聲聞赫赫豈以是為非邃乎控制三邊敵不牧馬底定西夏兵不血刃　朝宁倚公如山岳權貴亦敬公如神明豈以是為非邃乎起為司徒出納惜允權為太宰黜陟惟明引為　內閣輔相惟正理

[illegible]而[illegible]深沉任重而[illegible]豈以是為非邃乎曰然曰非也此曰邃也　秘閣邃乎學也中書外臺邃乎教也太常都臺邃乎聲容邃乎謀猷也地曹邃乎政也天曹邃乎治也　內閣邃乎啓沃也何也童年而能古文辭深造自得英華發之外也匪邃其曷彰乎門弟子日衆傳心之奧日微斐然者文默然者理故人見其時雨也而不見其化也匪邃其曷契乎禮樂修而和節之本立騋牧蕃而塞淵之功深匪邃其曷闡乎運籌帷幄折衝樽俎胸中富有甲兵醜虜聞風而懾服匪邃其曷武乎財賦節而不費賢才簡而不遺統百官以貞左右　天子以直而其轉移之效密勿之微

有非羣寮所能測者匪遂其曷格乎曰遂全遂全失
遂于菴者豈獨菴哉學本于菴也教立于菴也禮樂
軍旅出於菴也政治輔相原于菴也遂乎遂乎其菴
之德乎菴乎菴乎其天下之廣居乎然則子見其外
而不見其內也見其粗而不見其精也曰唯今知遂
矣

喻

蘇州季考喻

國非賢不理賢非養不作然則　國家之所重者在
賢所急者在養矣是故用賢者君國之道而養賢者
九百有三四亦與有責焉　國朝於京師有學於郡與
邑有學於衛所有學養之制也於內教之以事父於
外教之以事君養之以道也其崇尚所重而與緊所急
也不亦詳盡哉蘇州南畿首郡自郡以下其學有九
而又有一塾養之不異於他郡然其所以養之則在
郡邑者與其師長者竊有媿焉蘇之賢才先後輩出
重節好文彬彬濟濟若無俟於養者然其職則不敢
弛也予聞宋安定胡氏嘗養士於蘇矣一曰經義學
乎其治邑者一曰治事學乎其治人者故當其時其
諸門人往往知稽古愛人卓有成効古今養士者莫
及焉文正范氏蘇人也嘗自養矣自做秀才時便以
天下為己任及其至也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而必以忠孝爲本卒爲本朝人物第一古今善養者莫及焉繼宗與州縣守令職在提調者固不敢不以是爲法程若我九學諸士子生乎斯地者可不人以希文自期待哉此道在邇而事在易者他日立朝以仰酬　國家養之之德如文正公之心行獨得聖賢之道而其功業烜赫百世夫豈不爲天下首稱如吾郡如吾范氏也邪故事士之在學者提學察院歲考之府州縣季考之學官月考之三年京兆尹鄉薦之大宗伯會試之

聖天子廷試之而士始服官於乎養之不爲不慎而用之不爲不重矣是歲又當鄉薦之期是月又當季考之期續宗及其期合而考之將以引於京兆而獻於　天子事竣竊見諸士子之文郁然而雲爛沛然而江行芒然而星麗嵬然而嶽峙大雅者春容奇偉者雋永持此以往可以華國矣人莫不鈔之以傳者州縣守令曰此可以見諸士子之養庶不媿於文正而吾人之責將亦不有藉於安定也耶予曰未也安定善矣然有泰伯焉文正善矣然有子游焉泰伯至德也吾人所當師事之者也子游孔門高弟其文學非今之所謂文學也吾諸士子所當師事之者也盍相與砥礪之勿徒曰文焉而已也

壽大伯母文

弘治十六年春家君官雙流六叔父官建昌置酒以別母母曰吾老矣猶記先易尹南皮政聲琅琅二叔氏其無隊焉十七年秋伯兄紹宗繼宗自太學歸省繼宗又將赴太學請別于母母曰見其請諸二兄自上國來必有以益兒也吾老矣今年冬壽且八十續宗以爲母果老矣及詢之則耳目猶能視聽身強健猶可細作女紅誡誨諸子姪猶亹亹不倦是非其家德哉母事大父大母孝事伯父恭遇家君叔父敬遇繼宗兄弟子姪惠伯父從大父宦母不以爲富伯父里居母不以爲貧家德種種是宜其壽矣母坐於庭請伯叔父列于兩旁諸兄弟子姪走趨于下竟日盡醉歡之夜繼宗逆爲在途不在側也聞家君將致政自雙流六叔父將致敬自仁府約明年春歸奉則明年壽誕之娛必有勝於今者繼宗雖不在側何少焉繼宗不得當筵以壽謹遥爲母壽壽曰願母期無疆願母德音無已母安之正德　年

日諸賜胡繼宗識

近思書院告文

諸生胡繼宗敢告于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先生橫渠張先生考亭朱先生曰於維諸先生國家興已從祀孔子廟廷矣願諸生何人何敢復僭祀

弋然報德報功之私固非一簋一豆之所能盡此又諸生一念之誠歷百世而一轍合百人而一揆者也敢於此敬設五先生木主使諸生朝夕誦讀其中走趨其下者毋一瞻拜庶有所觀法云爾敢告

二先生祠告文

後學胡纘宗敢昭告于和靖尹先生文靖魏先生曰凡爲治者必藉諸咨問是以有賓師焉惟二先生爲宋大儒昔寓於蘇咸以道德立於世者莫諸閭淑諸人故今蘇之人士仰德尤切於天下纘宗嗣守茲郡深懼涼薄無以考德而飭治敢以二先生之主設諸賓師之位庶朝夕瞻仰知所觀法而咨問賓友亦不至離去也敢告

告文正公四子從祀文

考之故典周公配文王子思配孔子以聖述聖也宋文正范公爲當朝人物第一　國家祠祀之於鄉尚德矣然其子將作公恭獻公忠宣公待制公咸能世德爲時名人以之配享文正公非以賢述賢邪纘宗守郡之明年以是禮爲郡之大者質諸郡中大夫士咸曰可乃與諸寮屬及其諸孫振作四公之主以分配文正公用示崇德焉惟四公鑒之

告吳郡名宦文

聞之禮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吳

大邦也諸君子臨莅茲土軌物布德以擾其民民至于今誦之不衰可謂法施之矣繼宗忝守於吳瞻企前哲敬修祀典其吳伍公子胥宋胡公瑗　國朝夏公元吉周公忱乃有專祀茲不敢瀆伏惟神鑒

告吳郡鄉賢文

古鄉先生之賢者沒而祭于社所以隆往而勸來也諸君子產于茲邦名德聞望焯焯振世茲邦藉重焉可不謂賢乎繼宗忝守茲邦瞻企先哲敬修祀典其吳公子游范公希文及其子長公純佑次公純仁純禮純粹乃有專祀茲不敢瀆伏惟神鑒

河南布政司上梁告文

華堂告成華蓋具瞻官司致敬匠氏告嚴吉日乃上良辰載占神功赫赫神祐巖巖山岳攸奠雨露旁霑棠陰覃被槐蔭胥含弁輪奐歌美閭巷頌咸惟神昭格惟靈樂耽

河南祈雪告文

乾坤生物天地佑人雨雪潤世土穀阜民田或告登家斯稱足歲苟無禾廩曷有粟惟豫州地居中土惟季月序屬隆冬惟歲暮三月不雨惟春初四野何農齊民皇皇有司悄悄神告雖虔天聽若貌同雲雖布密雪未施民望彌切官吏皇辭仰而思之匪天工之慳寔有司之愆匪百姓之辜寔庶官之汙感既有召

禱故弗應爰弛冬律乃行春令天譴昭昭民隱惙惙
責何能逭痛應愈切俯而思之保釐有未愜歟旬宣
有未至歟風紀有未振歟牧守有未備歟田賦有未
均歟軍旅有未輯歟訟獄有未允歟工作有未戢歟
如其然固皆職等之過不在下民倘有災咎願加職
等之身敢不前刃截髮以期閉陽縱陰詹欲焚尫訟
風但求布澤作霖伏望早凝五穀之精大飄六出之
靈兆盈尺之瑞表豪丈之晶瀆瀆不霾嵩嶽無塵兩
河培九穗之麥八郡召兩岐之春申茲顒告鑒此微
忱

謝雨文

[illegible]則禾槁雨則禾秀秀則禾稿稿則禾作作則歲凶
登則歲富富則民庶凶則民困惟茲甘雨我公濛濛
我私霏霏我禾郁郁我稼祁祁雖天之澤實神之德
惟神之德實天之福繽宗等切切爲歲皇皇爲民孜
孜爲禾穆穆爲神敢以牲醴奠之俎豆惟神在左惟
神在右

壽昭和王夫人孟母文

歲前閏月望日繽宗以轉官將之濟上　河清王銀
漢公鳳凰龍旂繡裳羽帥諸將軍錢冠博帶過予
官邸洗爵而酌揖而告曰聞子舊史氏也子母孟夫
人壽七袠矣予帥諸子若孫將稱觴焉子盍爲我壽

之續宗再拜而諾之旣續宗走拜
王王進續宗于殿復告曰子母壽登七袠母儀秩秩
也予帥諸子若孫將稱觴焉子盍爲我壽之續宗再
拜而諾之旣續宗啓行至郊王俟于門洗爵而酌
揖而復告曰子母壽登七袠婦道閑閑也予帥諸子
若孫將稱觴焉子盍爲我壽之續宗再拜而諾之是
日續宗渡河而至曹南爲之壽曰有昭和王乃有孟
母有孟母乃有銀漢公觀銀漢公誠孝懇懇則知孟
母參觀孟母誠敬翼翼則知昭和王矣予聞夫人閑
哉夫閑則不殺不殺則壽予聞夫人儉哉夫儉則不
煩不煩則壽予聞夫人靜哉夫靜則不震不震則壽

予聞夫人潔哉夫潔則不塵不塵則壽於是夫人不
旣貞淑矣哉　河清王居汝城西南隅而對嵩嵩
岳嵯峨朝視之如雲夕視之如霞夫人非徊其間日
融融焉去嵩岳磅礴千百年如斯也夫人之靜似之
其壽有不如岳者哉背瞰黃河黃河瀰漫春流泯泯
然秋濤湯湯然夫人瞻顧其傍日洩洩焉夫黃河蕩
蕩千百年如斯也夫人之閑似之其壽有不如河者
哉王聞之曰是壽之微也是母夫人之祉也可以壽
孟母夫人矣孟母夫人之懿德可以不沒矣可以報
吾先昭和王矣可以慰吾子若孫矣某月某日夫人
初度王稱觴焉諸子若孫獻彩焉錦瑟琴鯨鐘鼎

鼓洋洋于殿蕭蕭于堊王及子若孫百拜而進曰顏
聖善如岳吾子若孫日仰其高焉則吾子若孫世衍
其慶也顏聖善如河吾子若孫日望其長焉則吾子
若孫世濟其美也夫人聞之輒然而笑曰有是哉

宗聖書院告曾子文

惟夫子從游孔門雖在後然朝三省夕一唯獨得一
貫之宗遂與其友顏子同稱焉而七十子不得並矣
則杏壇之上孔子猶天也夫子與顏子猶日月也千
古並明後之學者仰照焉惟夫子是生武城矣隸濟
鄒濟之人士凡在後學有志學道者莫不仰止繼宗
來茲行臺考德之餘敬設書院崇祀夫子以修大學
之業求一貫之道而宗至聖謹以濟人漢儒魏先生
應何先生休配惟夫子鑒之敢告

告濟郡二賢祠文

郡中故有二賢祠祀唐學士賀先生翰林李先生賀
先生嘗宰任李先生因賀先生寓于濟亦久而寓者
時則又有工部杜先生焉三先生唐文宗也其在濟
文章動河岳河岳因三先生而增重敢並祀之庶知
濟之人士敬仰三先生云敢告

告濟郡二節祠文

郡中翰林李先生節義重一世郡大夫之子翰林方
先生亦以節義立身方先生舊祀於斯李先生其先

覺也而又郡之鄉先生也敢並祀於宗聖書院東序使濟之縉紳考其節欽其風並仰而焉敢告

告總漕崔書宋公文

惟公濬源導流功在漕河翊祠走主神在漕河令茲告浚惟公協和惟公克和公祐斯多漕人載公艦人頌公匪公之相伊何公澤寔多

論

四知論

震也從容以四知却金善矣而不能不起君子之責備者知密有未盡動密有未至耳是故密苟賢邪當不以金餽伯起矣伯起苟知密邪密昏夜當不餽以金伯起苟知密邪密之金當不至伯起之疑矣密苟知密賢邪當不俟伯起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之諄諄矣夫賢當薦而薦密爲不賢不得謂之明德當報而密報爲不正不得謂之公嫌當杜而杜密爲不嚴不得謂之貞密苟賢邪當却密爲不潔不得謂之貞君子之責備者非以此邪雖然相在爾室不媿屋漏震亦近之矣苟規規然責備之則魯男子者果不善學柳下惠者邪

劉飾婦論

臣臣子子婦婦而后天地位臣不臣子不子婦不婦而后天地有所憾天地亦大矣臣如舜如周公子如文

王如參婦如其父姜子數人而止爾臣不能以皆臣子不能以皆子婦不能以皆婦夫豈其理也哉然臣臣則君君子子則父父婦婦則夫夫如其然也則和和則治　聖天子於忠臣於孝子於節婦每令臺臣必甄別之者盡人之性也贊化育參天地也此　聖朝之治之媲美乎三代也汝人劉母節婦也予聞劉母既寡而皆其夫漢家且貧子且幼劉母恒欲爲其夫[illegible]人雖力止之而劉母之心切切者至今也初以[illegible]母之心使必爲劉君雖死亦得家既貧子既幼爲[illegible]其子使劉君之目得瞑於地下不死[illegible]也果以守節劉君節也均

之爲貞婦也於乎舉世如劉者予未之多見也而劉之子抹卒以詩舉于鄉爲時聞人劉之家於是乎起於汝矣是固和之徵也嗟乎世之爲臣者而如劉必不辱其君爲子者而如劉必不辱其父爲婦而處劉之地者而如劉將不樂其夫邪不辱君則得其臣不辱父則得其子樂夫則得其婦臣得其臣子得其子婦得其婦則百姓和百姓和則萬物若萬物若則天地位夫何感劉母今　旌爲貞婦矣以貞率天下之爲婦者必劉母也　聖朝以風教化天下如劉母者於戲　聖朝之化有補邪於乎古今之人亦衆矣而惟忠臣孝子節婦爲能傳古今之予亦衆矣而惟臣之

其子之孝婦之節爲足傳者則於吾知其不朽矣

四子談壽論

君兒仙子問於黃眉翁曰上古上壽中古中壽惟今

者者惟時鴻濛其然哉然今之人亦有古之壽者其

然哉翁曰上中世惟時上中壽惟人故上世多聖上

賢多壽故上世而上壽時也中世而上壽人也僊子

唯唯已乃嘆曰吾觀乞城揚毋居今之世登古之壽

其時哉其人哉大上賢不多得上壽不易致上賢而

上壽其惟碩人哉吾聞宜人少毓於華里長宜於黃

方一椿並茂三桂聯芳今其壽期焉順焉者黃而健

者白而康是蓋其所賦獨昌也翁曰絳縣惟老黃者

惟中若宜人殆鍾燕山之秀而毓易水之英者邪是

以童顏兒齒鶴髮龜齡迓天之祿樹國之楨天壽山

林聞之莞爾而笑曰二子者知其所至而不知其所

自也來吾語汝汝不聞固安之有賢母如古中國大

人者耶少出世家長歸巨室閨閫閑閑冠裳翼翼寢

不出戶庭毅不聞閫閾教仲子學士以大雅大雅侁

侁教叔子中允以大道大道奕奕爾蘇文學二程道

德雖其所鍾淳厖亦其所培淵默也是以毅聞九垓

年登八袠以告南極老人老人曰知壽之端而莫原

其始知壽之徵而莫考其極吁亦云勞矣故槐植而

王盛雀放而楊熾吾聞翰苑封君世累者勳代積鴻

澤教遼而才士興輔　代而藩王懌衍慶之波寖祥之埃爾乃貤內翰之恩堅左史之縣荷　皇朝霞被之寵躋大家　鳳敕之褒三子登科二公及第雖鄉闈追隨鳳池時享大官之醪日分匕苑之榮爾乃壽比麻姑懿同文母鑾坡鹿狀薇垣鶴舞膝下詰塤篪之音　禁中繩橋梓之武抑人邪時邪三子所然曰其人哉是日宜人初度中允時爲東藩左丞乃以扳輿奉之堂背行省右丞與諸叅伯再拜而祝曰至高惟泰山宜人對泰山而開筵其與泰山同高哉行臺廉訪與諸憲使再拜而祝曰至大惟北海宜人而北海而稱觴其與北海同大哉昭武都尉與諸將軍再拜而祝曰莫宜惟春宜人初度當春時和氣甚樂琢琢花嬉鳥嬉其樂怡怡仙郎倒北海之樽蓉子捧南山之爵而侑宜人宜人飡霞飫露含英咀華不與春同長哉四子之論於是乎足徵也學士先生以史局之舊書來索予文予不能辭繆爲論之以報先生而壽宜人

傳

康處士傳

考之處士之志之銘之記之說曰處士幼而敏長而口務學曰處士博洽經史恬退不仕曰處士之父溪北君性嚴處士獨能得其歡心曰處士有兄曰延英

倜儻豪邁處士敬愛之唯謹曰處士居父母喪祭一循乎家禮曰處士善談論每談論必徵諸古而不疾遽曰處士未嘗至公門有司以鄉飲請辭不就夫知務學惠也得父之歡心孝也敬愛其兄友也喪祭必循乎禮正也不疾遽和也樂恬退而不至公門守也曰慧曰孝曰友曰正曰和曰守道也如其然仁也人而仁焉賢也處士其能然乎哉安知今之人不能志仁希賢亦如古之人哉處士姓康氏名薑字延年龍泉夏溪人也贊曰以若處士之所爲今人之所難也而處士能爲之則處士之所易矣能易人之所難又何不能難人之所易哉以若所爲處士其果仁賢矣

存孤傳

歲己丑走道出錦襄錦襄林守既已遷鄖陽丞以去謂走曰考有存孤者公聞之乎者人李景愈氏富而多產有子皆不育景愈憂之景愈之妻劉與同邑翁弘氏之妻兄弟也亦憂之乃力贊景愈娶曰非蚤不可非多不可取一妾曰周亦未嗣納一妾曰王慮與周不相能也處於外室而與弘近某歲王生子曰六某歲周生子曰審既而王沒劉懼六無托也給周曰吾有子以單弱皆不育爾子亦單弱盍取一子偕撫之以期其成周曰云何曰吾富吾人亡覘吾者乎吾

多產吾人亡蓋吾者乎吾嗣且幼吾人亡侮吾者乎
周諾之於是抱六以歸曰與審提携焉語諸人曰備
生者爾其人知之其周不知也某年月日景愈病既
疾革素厚弘也邀而告之曰始吾未嗣吾憂之今吾
已嗣吾憂之吾年才若干二子皆未倅周也少不可
托劉可托髦矣吾之孤其誰托吾富而多產吾族大
而悍吾之孤其誰托弘曰是在我是在我君亡慮景
愈起謝畢遂絕未踰年審景卒劉與弘之妻及弘皆
疑之然莫能詳也劉驚且謀曰審不可育六亦不可
育矣六之育周初不知今知矣寧加于審乎吾未亡
人也如之何弘曰是在我是在我君亡慮忘於是携六

育於其家曰吾已許之矣乃後周仕適劉守景愈
業于內六育於外踰十餘歲某年六年若干矣以其
情赴愬於開封尹開封尹下於睢守睢守獻其族不
伏召弘証之不伏召周証之乃伏遂盡其顛末乃明
其嗣復其家而旌弘之果於存孤錄劉之審於庇孤
并請於監司監司許之于是引弘為鄉飲賓復劉之
第及其兄子以風郡縣公聞之乎盡傳之走竒其事
義其人詢之考人考人以為然詢之錦襄人錦襄人
以為然因敘之六年十有三矣
贊曰皆朋友也孰善於其交皆婦人也孰善於其家
義利公私之間難乎其別焉耳若嘗翁之克全人之

孤不媿於其交矣劉姆之克莊已之孤不媿於其夫矣視世之朝游夕背面浹心妬者其相去何止倍蓰耶可以風矣

銘

方思道硯銘

方子秋臺之有是硯也贈自光祿茹子銘自驗封胡子銘曰

沾爾潤恰爾靜懋爾方徵爾剛蓋爾厚昌爾壽繼宗

銘

中硯銘

惟是硯也惟其厚是以受也惟其方是以莊也惟其潤是以濬也惟其堅是以傳也

小硯銘

是硯也得之易守之難匪得之易遇之易匪守之難奉之難何以守之曰不磷何以奉之曰克貞

鐘硯銘

遂谷戴子謂予曰予有二硯一以贈子纘宗再拜受之既乃製而為鐘取其重也中也虛也容也宣也倫也如其然也庶幾不辱於戴子也

戴子冠中人也山東提學按察副使

蘇州漏壺銘

壺斯繹斯心斯惕斯壺斯皦斯身斯高斯壺斯倫斯

畫斯甄斯壺斯永斯夜斯省斯壺斯注斯政斯紘斯
壺斯循斯人斯珍斯

碑陰

吳塘陂碑陰

是陂也其在漢也啓之者刺史馥也築之者太守元
光也其在　國朝也復之者尚書充嗣也鑿之者贊
宗也同鑿者知縣儼也任鑿之之勞者經歷瑾縣丞
宥陽也漢以前陂未築也夫陂不築則無水田不水
則無禾是故陂築而田沃田沃而禾登故民之感之
也曰有我者劉也食我者朱也　國朝以前陂未鑿
也夫陂不鑿則隄不潴隄不潴則沃不長是故陂必
不渫而后水必不竭水必不竭而后田必不蕪田必
不蕪而后歲必不歉故民之悅之也曰生我者尚書
也壽我者令許也幕錢也承李也若續宗之從事於
列則其分也夫築不固未有不決者是以有待於鑿
鑿不深未有不壅者不能不有待於浚矣嗣是而浚
陂以溉田以助歲以足民竊有望於後之君子

歲

五歲

其何可矜矜則畫矣其何可躁躁凶德也其何可不
重不重如敬何其何可欲速欲速如和何其何可奪
志於爲文作字奪志於爲文作字不亦失其本心也

民歲五頌

可泉子告曰父母生我養我何爲不孝我不孝父母父何爲生我養我我生子我愛之無所不至父母亦嘗愛我矣我顧不愛父母邪我薄父母我生子亦將薄我我心如何

又曰民去君之地遠不知君所以爲民者切民之安居樂業皆君之賜而君之宵衣旰食皆民之勞故貢賦租納所以報君也而怠焉慢君莫大矣不知者且曰特輸之官耳身處治世亦怪乎其不知也

又曰兄弟之交不合如煙之潛不司爾兄也爾弟欺爾爾不知爾弟則曰爾雖弟爾兄欺爾至此爾不如死言之諄諄聽者不覺其入而怒生矣吁

如煙異姓兄弟同氣異姓何親同氣何疎

又曰夫婦易褻而難敬褻則比我侮我敬則事我助我我之家所由興衰也民間寵妻妾者什六寵妾棄妻者什九吁妻尊而妾卑其分截然易以處也今不能處豈丈夫哉苟不能處不須妻妾矣

又曰民間無善交者交以善言久敬之道也今之交者朝則密如昆弟夕則背如仇讐其視久敬之道如土苴然言巧事從故密言直事忤故疎其密也以利其疎也亦以利以利而密以利而疎即路人耳矣以

交爲

筆箴與通天筆人

吾毫弗圓盍觀諸天吾毫弗直盍觀諸弦吾毫弗健盍觀諸乾吾毫弗精盍觀諸玄

遜志齋箴

高安朱生誥以遜志名齋可謂克學矣天水胡纘宗爲之箴曰

曰高維天何物弗幬厥德則容虛以爲奥曰藏維海何川弗鄉厥德則下涵以爲量曰大惟心何理弗備厥德惟謙迺來迺萃厥謙惟何匪謙以容容或匪褻厥進弗崇厥謙伊何匪謙以言言或匪恒厥積弗淵厥謙伊何匪謙以心心靡謟弗納靡謟弗承惟心曰遜惟道曰充念之厥始勿替爾終

金人箴二首

我思金人彼豈無言言苟弗中其中則煩支誕何爲惟禍之門緘默何心乃德之原天何言哉日往月來地何言哉冬閉春開

爾胡不默默者心休爾胡不重重者身尊爾胡不簡簡者性逸爾胡不謙謙者神安我緘我口君子爲法敢告金人唯君是從

戒

五戒

勿怠怠則業日荒兮勿浮浮則行日蹙兮勿戲戲則放放則大不敬兮勿多言多言則誕誕則人鄙我兮勿多事多事則擾擾則我心其弗寧兮

對

觀齋對

八閩之表三山之陽有齋焉黃子之所居也兩楹玲瓏四窓洞達高可以瞻下可以瞰遠可以眺近可以玩黃子危坐齋中其心優游焉其體洋溪焉其始也若有所見焉其既也若有所得焉客有扣其門往見者黃子整冠出迎客揖而請曰子居是若何黃子曰吾求吾忘不為物誘吾求吾身不與世蔽操之有要吾惟吾身聖賢為伍是謂齋不愧吾吾不愧齋客曰[illegible]吾惟吾身聖賢為伍是謂齋不愧吾吾不愧齋客曰觀之道其在內乎曰知人則哲審物為智人固有差物亦不齊視若所以孰得孰失察若所安孰是孰非妍媸乃別人不能隱幽明攸驗物將焉遁是謂身居齋中心觀齋外客曰觀之道其在外乎曰仰焉天高俯焉地下天焉上覆地焉下載覆者洋洋載者混混瞻之在前顧之在下皆備於我不遺於物鳶飛潑潑魚躍昭昭不舍晝夜無間古今我知真切我見分明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謂極觀之力盡觀之道吾之十居若是焉而已爾客曰微子吾不知觀矣夫觀之

道大矣非明曷至非遠曷到非高曷廣非大曷極子之觀其諸異乎人之觀乎內焉不夜外焉不武仰焉無間俯焉無垠伏羲爲師充夫爲友萬物爲心八極爲日大哉觀也斯其奄矣

斷

陳水部後齊斷

孰賢孰先孰哲孰前孰謙孰蒲孰深孰淺孰遏孰光孰蓋孰長

讀

讀王昭君傳

畫可惡工不可賂勿可守貌不可恃漢可思明不可

畫可傳禮不可悖

讀洪武 聖政記

人謂 高皇之政如春雨臣謂如甘霖人謂 高皇之令如迅雷臣謂如秋霜人謂 高皇之取天下如漢臣謂如湯旱非霖曷蘇歲非霜 成暴非湯曷放

書

與易士美

易士美尹海寧隴西胡纘宗告曰下忠不明而忠不公不忠不威而忠不廉不忠不慎而忠不果不忠不勤而忠不達德量必宏德量不宏則爲喜怒所遷事長上必盡禮加禮不爲也處同寮如兄弟不忠不驕

待吏卒如童僕莊以涖之慈以安之遇鄉士夫必隆其禮敬而杜其請託與百姓交須推心置其腹中為民弭盜須問民疾苦聽訟必虛以受其詞而平以折其心風俗有傷於倫理者請譬之勿曰姑俟我徐也遇災必為民請賑貸征斂穀須有緩急要亦不可一於急也公文要事必記以簿籍庶取次行之而免小人沉塌臨事必有一定之規出令必有一定之時有規則事有條理有時則令有次第有條理則事易集有次第則令不壅

與馬宗大中丞

以不奉書啓問矣仰聞籌畫擒獸動止辛勞然功高名重為賊所畏而部下將士所留恬然大丈夫事業自出人萬萬也旌節駐榮威績宗之地也即當奏捷問候乃以倉卒設備而又獨領州事相去甚近相聞甚遲遂令績宗賫書過莫可逃避苟手教如聆清誨感感戰慄尚希便道嘉眉以終教益聞賊專事走避言多狡猾不知可合兵會謀一當其前一擬其後以威猜角之勝否邪文聞賊入夜以奔竄之勞紆轉頗就不知可選精兵數百人別以物色使之夜襲以乘其不知否邪制勝剋敵想筭無餘策矣績宗何言喜尊眷至遜卿遷官久矣績宗何敢望遷也草草

寄王僉憲先生

士無論得志與否但得知遇者爲之前乃可勵志以爲之後矣唐韓退之之於陸敬輿宋蘇子瞻之於歐陽永叔至今稱美焉臺下正巳公人今時之敬輿永叔也但媿纘宗疎戇愚懶不能猛省以學所以爲退之子瞻者爾教言耿耿在耳思所以報臺下者乃不敢不勉也得邸報見臺下又入薦章汲人無任稱慶以纘宗在門下者亦何勝忻慰王都憲道夫業侍御一之近皆得志行已無負於門下纘宗碌碌守株猶夫摳趨時爾深恐疎放愚鈍不能知道夫一之以進於退之子瞻以無負於敬輿永叔也人便幸賜垂教

與張文林太守

山中之私安得日侍起居以慰平生也朱子祠堂以蔡黃二先生從祀蔡尚矣不知勉齋先生畢竟何如今且列之蔡上抑不知有據否於鄙見則未安也紫陽山以韋齋祀於其上是矣但在道家宮墻之內而又以朱子斜坐之於鄙見尤未安也於書院之從祀者詳考而攷正之於道家宮墻區別而攷作之是有望於執事也執事之見未必與鄙見不同攷正攷作因走之意而勇決爲之是有望於執事也倘別有議論幸不吝見教

與陳子學

兩得手書如覩顏面恨不能即席訂論以說平生爾初以吾子發解爲慰繼又以吾子未舉進士爲歎然出處有時儲養既深發造必大於吾子厚有望焉走初以轉官南都公暇必得讀書訪友以補不足今且苟延故浪於身心了無寸益日後又不知成何次第也蒙吾子見教勿事於班馬之文李杜之詩此嘗聞於吾友何粹夫內翰今再聞於吾子恨此病根不能盡除日來頗好讀書但資質愚下比少年時更覺喫力爾京師有吾友楊伯晦其人樸而多學者也吾子曾與一會否余璞去日與之講求甚密今又將西歸

寄彭尚書堯翁書

宋有司馬文正公范文正公而宋稱盛非宋盛之文正之勳業盛也　國朝稱盛於　敬皇帝朝於時有王端毅諸公而執事與素翁亦已倚重於海內外表表焉縉紳紳今　明天子在位君實與希文復在朝執事於家之將起於途之將至海內外兒童走卒在在相爲問慰以爲執事一日未至海內外之望一日未慰及執事入京而後哉腹者加額者相望於野大抵司馬相公復起　皇皇有宋自當復振耳纘宗竊喜我執事爲天下倚重若此可占　我明之盛又在於今日也然纘宗竊有獻焉國家之元氣昌於

孝廟深仁厚澤固非一二世所能斬但爲 武廟斲
洩太甚內羸而外耗元氣之存者如縷天生 今上
起而復之蓋將繼延國祚也惟今之勢譬之病者初
起善醫者未敢加以大劑遽加以糲食惟徐徐以調
良之藥和淡之饌培養之耳培既厚養既壯元氣既
復於時或勸以高舉或勉以大振則既壯之身固非
風寒所能侵而既厚之氣亦非聲色所能入苟不俟
病者平復而即欲其一舉萬份一步千里竊恐力不
支而行不逮則毀者將至於是有議醫者矣醫日遠
毀日衆竊又恐病者復作藥亦無及而醫將無功矣
一得之愚率爾上陳伏惟執事固自有調鈞之嘉猷

石書生之談何當上聽然非在門下則不敢以言

寄幸翁

天欲平治天下乃生我 明天子起膺中興之期當
今之世爲之輔弼左右全我幸翁六七元老負天下
重望者其誰哉其誰哉是以海內外道路之人無不
加額騰懽如贊宗辰拱在門下者又不能不爲之稽首
稱賀也保愛 聖躬培養 聖德顧恤 國體確當
國論以深造我 明天子中興之業而底其全盛不
在六七元老邪不在執事邪借使不保不培不恤不
確而懃懃焉懇懇焉欲我 冲年之聖朝更一事暮
復一事朝去一人暮留一人是責效於旦暮者之爲

耳非續宗之所敢知也執事計籌之詳矣余都司北
上之便乘燭草草

與林職方志道書

續宗啓別君子日久去君子日遠矣日事簿書曾某
能少慧不惟催科拙撫字亦拙方以負愧知已爲歉
而手書下教顧乃云云殆告者樂成人之美而莫知
其忠聽者樂與人之善而不見其罪也殊愧殊愧仰
惟有道君子既辛苦於賊未平之前復辛苦於賊既
平之後不問曾運筆與否而力自能勝大任矣敬服
敬服一日柄用以經綸天下此非其發跡時邪前會
陽明先生兩次與書一二日令人豁然有貫通處恨
不及隨諸君子之後以壺尚門戶也幸教之幸教之

與詹元山司馬

久不至伊洛頗覺疎繆近幸見明道又覺爽健安得
日坐春風而步庭草也邵志象山語要序承見教敬
聞命矣續密之語出于先正微執事生不併誤邪竟
竟錄有補於吾道其功不在陸下然執事云鳴冤蓋
有激也亦以起問者見是非也又曰亦物不平而鳴
也意亦切矣愚以爲象山之學知道者自能識之不
能識者不知道者也人何能冤象山象山亦何損於
人冤哉爲不知者言鳴冤可也苟有知者不必言鳴
冤矣然象山可冤象山之道不可冤冤在人不在象

山亦不在道請直書曰象山書曰象山書或曰象山錄如何將在教下率爾上布宜在不罪

鄉飲請書

夫莫不飲也而飲於鄉者必高年有德者焉蓋也尊賢也先聖創之歷代因之我 皇帝同之其與重矣夫賓主天地也介僎日月也三賓三光也四面四時也其取象亦豈小哉伏惟執事樹勳于 朝施澤于世蘊德于鄉作則于家請與是飲於鄉有光大衣冠萃止俊秀環集絃歌既 [illegible] 復我 [illegible] 家崇古尊今之禮其惟執事倡焉敢啓

論州鄉飲請道書 少司馬值菴盛公

夫鄉有飲尚德也賓有序尚齒也飲有導尚爵也三者備而其禮成矣夫飲有衆賓也而賓主僎介之禮獨詳焉所重在賓在僎在介在主耳夫導者導也傳曰鄉人仕至大夫主人藉以樂賓所榮而導法者也故自賓視之若主而非主也自主視之若賓而非賓也是以導至賓主偕降迎焉傳不云導之不與鄉人齒也恭惟執事引疾于家待用于 朝爲鄉大夫師表而其爵文與公等主人藉以導法而取榮者其惟執事哉敢再拜以請伏乞俯臨衆賓幸甚斯文幸甚

與甘泉先生書

繪宗在史局因涇野宗伯得侍 先生光霽之下若

知趨向矣遷謫以來日奪于有司養既不深學因不固心故而不知求者至今也優游四郡兩部四省之間學既無得政亦無成且遷於爲文作字矣何可以報程子何可以報程子日者於留都已約何子魚同趨欵教矣不意爲吳門諸士夫邀去竟得罪今猶懷反也嗟乎續宗違執事日多去執事日遠矣雖得時領二論二業之訓然孰若親炙者之有得乎續宗去歲補汳方爾具狀馳問遽爲固祿所燬遂稽遲至今今不能無罪伏乞照察然父濶之懷亦自惓惓也不

既

答莊渠先生書

三復六書精蘊發前人所未啓啓後人所未發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其圓其動天也其方其靜地也其圓而動其方而靜人也而六書之義備矣古人云文字生焉夫字猶文也理備而道該也今之人以藝視字而理晦而道尼矣故隸作而字支楷作而字悖其知六書乎其不知六書乎可慨也近見六書本義及說文字原以爲得字之本與原矣及見精蘊而後知字之學理邃而道宏非倉頡莫爲之始也請早壽之梓以詔後之學者遠不能一待几硯無任馳仰海運誠不易復然東萊之通海則不可不復生近已奏允矣容録其奏以請教九河故道湮久矣誠

所當考容不日專使以詢以考以報也生繆撫東土
持重之教治病之藥石也敢不佩服

答太宰湛甘泉公書

立德立言之教教纘宗者遠矣佩服何勝銘感何
若大太聖立德大賢立功亦或立言然聖人之言經
賢人之言傳也六十四卦三百篇是也後世遠
三百篇之遺乎發乎情止乎禮義於名教未爲無
但不當品題雪月風花耳故淫奔之詩孔子亦不
刪樂府纘宗誠不當作然亦出於一時乘興偶爲
之爲之耳非敢耽於吟咏而廢詩書也亦非敢工於
篇什而輟政事也初乘興時意以爲與其悶聽於興

中觀若吟弄於興上而自不知其墮於末俗也數承
教交今知過矣敢頓首 謝

寄大司馬浚川公書

承示佳什風流千載鍾之音白雪之調也三復之不
待入伊洛坐春風已領其指授矣敢頓首謝某伏讀
漢翁樂府竊疑古樂府何如是易也及讀房中鐃歌
橫吹諸曲又見漢樂府何如是古也每欲通其句讀
輒長難而止近於月究之間興上輒不揣擬得漢樂
府百有九十首類多淺俚漢翁之門且不敢望況漢
邪然亦一時意興也夫漢樂府類皆奏之郊廟播之
鼓吹至於相和又有清平瑟瑟四調其格與調又皆

意在言外固三百篇之餘也魏繆襲晉傳玄已失其
本旨況元鐵厓邪近始見楊本無問格調與漢不同
開卷見辭旨即與漢異矣然漢去三百篇不遠後世
云漢遠無怪其不類也抑不知所見是否敢併請于
大雅君子門下伏乞俯而教之即立足雪門下矣謹
爾上瀆死罪死罪

寄御史大夫何栢齋書

子日逝矣魏何可言蓋不復濂溪
[illegible]而已矣魏何可
[illegible]之治而[illegible]

[illegible]之道夫子獨處東山而棲白石豈其然哉豈其然
哉孟子未嘗不欲平治天下吾道蓋是也唯夫子圖
之其繆撫東土近二年循舊守常不異汝中茲改視
河亦不異東土知已大君子幸有以教我有言引沁
水自大堤內外至魚臺入漕者云沁安流也非若黃
河之散漫也又有言沁水可引但衛輝地下恐易北
奔耳然沁故道原不與河同茲欲自懷郡於堤南出
懷郡於堤北引之以避衛郡而趨濟郡不知何如幸
教之

與魏莊渠書

春到陽復君子作德樂道必有吾與點也氣象停雲

千里不能摳趨左右同事風浴懷仰何勝夫明道之志在天下天下之望在明道請早出以慰斯文以慰蒼生纘宗叨撫東土如常叨總河如常漫無寸補政事不敢不勉問學不敢不勉但故心求之不專操之不力出入猶無時耳媿何可言字學草草奉復實無所得幸終教之

與凌尸部端甫

得手書如聆面誨恐尺千里何能爲懷承以喪禮下及纘宗何知古人居喪讀禮執事於禮既讀之熟且執之堅必能盡合於古矣然今之人動以行古禮爲迂夫程子於洛陽舉行古禮化之者不止一二大家

[illegible]謂古禮不宜於今而以爲迂哉惟執事居今之世執古之禮然於治主於治槨於治墓於治器於治祭必以朱子家禮爲的不合者參而正之執事今日之事也計籌之詳矣纘宗何知近時有家禮儀節有家禮會通其中有遷就增補處恐非朱子本意更與深考而斟裁之如何

題

題儀禮後

考之于古禮爲經記爲傳其來尚矣宋王氏棄經而尚傳以至于今學者皆知有傳而經不傳下邑窮鄉之士且不知有經亦不知傳爲經而作千載而下經

不將失傳邪觀諸河間獻王之三十九篇可慨矣用是謀於屬邑沈氏教慈谿人楊氏彝江津人王氏朝用隴西人相與捐奉刻置郡齋安慶將以廣其傳云高堂生禮經十七篇吳澄逸禮經八篇十七篇賴朱子通解而不墜八篇近出於吳氏旋復散失賴程氏敏政新安人旁求而始得而文又多闕然則刻以求其傳是何可緩邪

題李詩絶句後

續宗始讀舉業書乃不知讀詩既讀詩又不知三百篇之外讀李杜詩既讀李杜詩又皆無多李杜詩本杜詩本稍多李詩唯內府本爲善而人不多得嘗問蜀人求之亦不得續宗刻之力不暇及故先刻之絶句云

題傅氏影堂

尚爾節仰爾壽用昌大爾後

題顏真卿麻姑碑

魯公之書充溢宇宙者多矣近時所取傳者曰麻姑碑頌曰東方曼倩碑贊曰多寶塔碑文曰麻姑碑並爲世珍夫右軍而後以書名者其惟顏也其勁如柳其潤如虞其嚴如歐陽而其逸出于王是則不可及爾今觀其頌如鳳飛鸞舞於青霄白日之表無復巧雲奇霧之掩映觀其贊如大人君子正衣冠而坐高堂廣宇之上望之者斂容觀其文如淑人吉士整

儀蕭處而入朝廟觀其記如精金粹玉星列于盤盂而文響然古今言書法者式焉夫自唐至今不知其幾千百載矣而魯公之刻大者小者新者舊者相望而出相寶而傳直與日月相照耀豈以其書端自有不可泯者在邪抑以其人本自有不可磨者在邪是帙　宮保梧山李公所藏然尚有碑陰一通更索而續之並爲觀法焉

題范文正公二手書

展玩二書令人儼然生敬夫人當珍藏之者豈其子與孫哉文正公爲當朝人物第一而書中所言又皆義田衛生之事贍族卹人仁莫大焉其錄與字又

酣暢嚴勁不藉不茍公之胸次見之矣二書所以其子子孫孫世守之貝焉人無不敬而珍之者尤宜其子子孫孫世守之而倚以爲重也

題五老小像

吾觀杜太師有休休之容焉王亞卿有恢恢之象焉畢司農有閑閑之度焉朱兵部有囂囂之風焉馮駕部有悠悠之思焉吾想其眉宇而咏咏而和也須眉皓首不與世同山巾野服不爲物累可以敦俗可以勵士傳之千載不暢然興懷邪

題伍刑部梅雪卷

纘宗與寒泉枳田約遊西山尋所謂梅花萬樹者矣

矣而竟不果每談及暢然興懷今觀寒泉是卷飄然如在西山之崖下俯洞庭之奇震澤之秀而聞黃鶴之音梅英粲粲雪點踈踈詩什翩翩大人君子之樂不在是哉不在是哉

題明妃出塞圖

是圖也陋漢邪罪延壽邪悲明妃邪一女子不足惜然終不可恃豈策哉一事不足多然歎且悼矣豈遺哉使臣蔽上明君交外婦人事人者也而況君父之令哉固命也抑分也亦安之而已矣

題李公麟臨本後

[illegible]

存近寸過當塗或跋刺之書雖新而李公筆意[illegible]其四五矣予為是惜乃不揣陋日為臨一過視初本減小焉因付長洲章簪刻之石然於李公筆意亦未得其一二特以其石稍賴以不遂磨滅焉耳

跋

夏小正解跋

纘宗嘗讀大戴禮而見是篇簡也而非略也微也而非隱也天人之禮吾民之事咸備焉蓋古書也大簡而該微而彰後人之所不逮也升菴楊子直以為昔書信矣今見其解或得其大義或得其奧旨或不得其錯句訛字夫得其說則信不得其說則疑信則信

疑則疑而其理與事固皆可考可以開來學矣可以
傳矣升菴子之爲是書其有功哉乃因龍厓楊子之
命而遂付之刻者隴西胡纘宗跋

李詩近體跋

律詩出唐以後非古也今世讀律而遺古者衆矣詩
自四言而五言而六言而七言自風雅頌而離騷而
古體而近體其變極矣知詩者雖遺律而不傳不習
亾傷也宋以前稱詩者必曰唐稱唐詩者必曰李杜
而今世多讀杜詩豈以杜詩近體多於李詩適中今
時之好邪今觀李詩近體雖僅百首而其天才俊麗
不可矩矱試讀之夫豈在杜下哉特人未多見亦未
試讀耳因商山刻之以爲讀杜而遺李者助夫豈敢
遺古而尚今自任其然哉同刻者又有李詩全集杜

詩全集李詩絕句云

凱雅跋

畿外民弗馴蔓及沔中以至江下　帝命大中丞皇
蘭彭公伐而綏之逾年而功成蜀中民弗馴伐蜀者
難之　帝求其人廷臣僉以公請公又伐而綏之逾
年而功成西戎哈密入寇司馬以征伐請　帝難其
人廷臣復薦公公又伐而靖之逾月而功成　帝以
公久於外重念之用徵公於都察院涖院事夫纘憂
奏公不以爲功檄憂須公不以爲勞　帝令倚用之

者有以哉公北上也南都諸公卿大夫士咸推賛爲所爲詩與歌若賦翩翩乎有以章矣續宗何言

跋易比部世藏手卷後

人以是卷之失而復得判而復合爲奇予以是卷之遇比部爲不偶人以是卷之出於解公所作爲不易予以卷中所稱某見信于文公某見知於解公爲難蓋失則得判則合事固有然者使非比部孰從而得之又孰從而合之宋節士雖多鮮有如文山者也

國朝才人亦衆矣若解公亦鳴世者某某必其才行卓偉有足奇重是以見取於二公宜乎一再世而有比部也夫得與合奇矣然必不再失與判而后爲能

[illegible]某某不可得矣然世有讀書如吾比部者而爲能嗣易氏子孫繼比部而興起者其最諸比部以書傳與予同年舉進士爲海寧令進南京比部主事員外郎中文行煥然有聲留都可以爲易氏世傳者蓋不獨是卷也

阮詩跋

籍者何魏步兵也何載在晉史籍嘗郄婚司馬昭六國魏人也非晉人也其爲籍何容體瓌梧志氣宏放者也何不見取於世蓋嘗譏誚當時矣而又縱酒是以棄耳何又有取於君子籍也惓惓王室立心畧同於靖節故與嵇叔夜並稱其所爲詩何漢之餘魏

倡也其辭多隱遊余尚嗣宗身處變世故志雖在刺譏乃不敢顯言爾何爲取其詩渾厚醞藉洋洋充耳雕鏤者失其音歲鉢者失其工矣其以詠懷名篇何詩言志志之所發者懷也何縱於酒昏酣玩世因詩以見志可以知嗣宗之心矣何取于八十篇而刻其詩唐詩刻多矣皆不在嗣宗上而嗣宗闕焉不察以不刻矣

跋應奎山聯句後

是日也關滌寺觀諸生射登應奎山易置學地而石磐張子倡之東嶋沈子及纘宗隨焉夫關寺斥異端也觀射學古人禮也登山明士道也易地去其不善而就其善也異端斥吾道崇矣禮循吾身檢矣是道知善吾人之趨端矣是行也一舉而數事備焉不亦蓋哉其詩六章賦也有興焉陳尹克宅請志之因志之而張子之教濟矣可泉居士胡纘宗醉後跋

跋漢詩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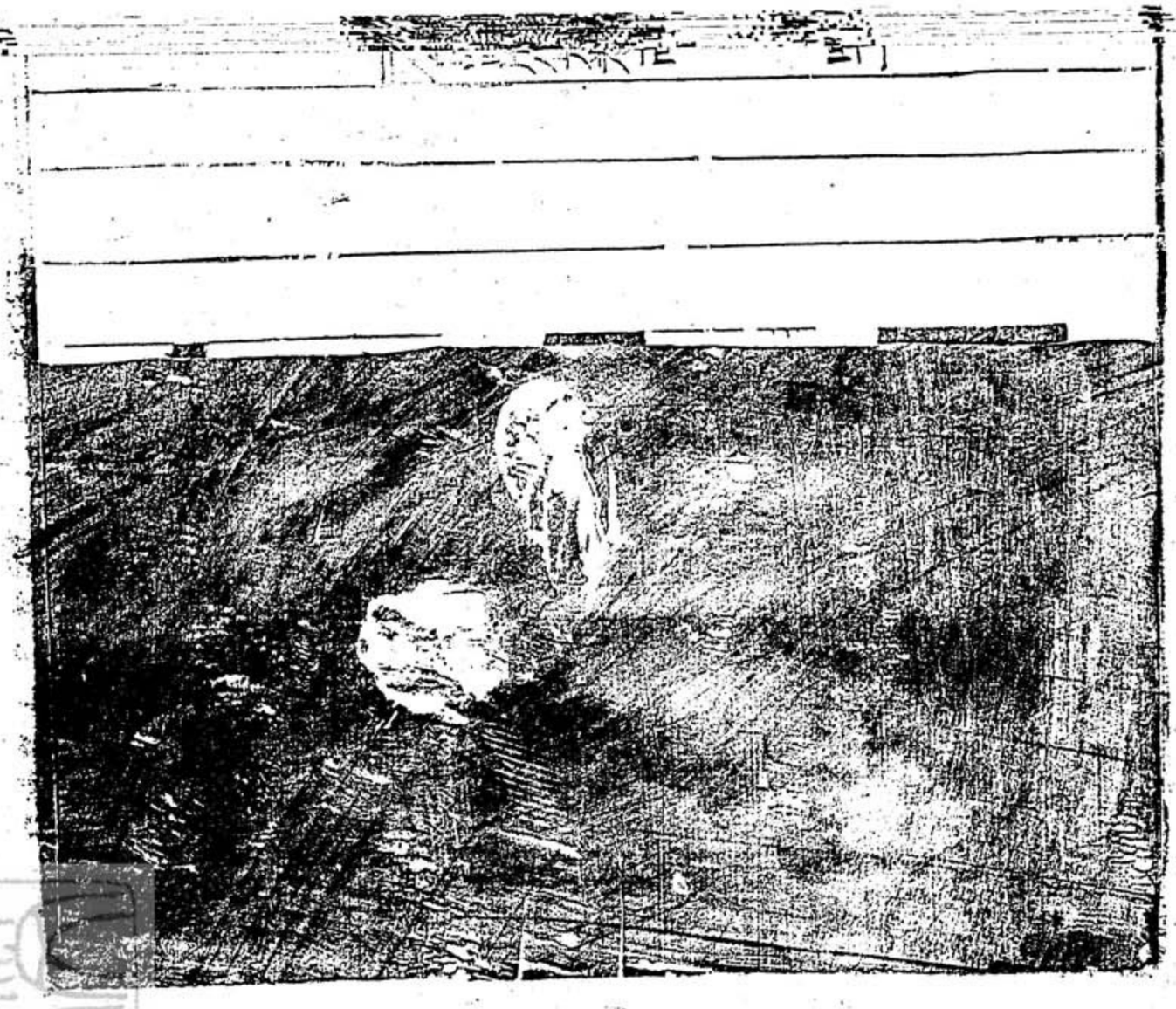
讀詩者一則曰漢魏二則曰漢魏平時讀漢魏詩以爲魏猶漢也及讀樂府則漢自爲漢而魏不能及矣試咏之漢鐃歌相和諸曲渾厚雋永無媿於古歌謠辭魏詩可讀者三曹爾矣然操丕植固漢人也故附之漢苟評前代之詩亦唯曰漢而已矣自漢而戰國而春秋三百篇可馴致也

跋李詩後

唐詩古體曰陳李近體曰李杜尚矣王孟高岑諸子亦稱大家然不能及也李詩杜子美亟稱之曰不群曰無敵曰飄逸清新見之既真品之亦切矣夫李天才雋拔不可矩矱自爲有唐一人豪賀知章呼爲謫仙諒哉然杜易學李難學學杜如學顏學李如學孟孟子氣象大李才高學道者學孟無進步處學詩者學李無下手處故曰李多天仙之辭

跋右軍卜七帖後

往歲或自汲寄此石帖於纘宗云新得之野寺中者以爲已勝今時所傳諸刻矣及於蔣侍御伯宣所復獲此本則又見其風神清逸骨體遒勁逼真右軍手筆近時所傳諸刻遠在下風矣徐　敏讀子容以爲然暇日手臨一過周郡丞少安云此須傳之人人因託長洲章生簡甫摹之石與諸學士者共焉郡丞雍人侍御　敏讀吳人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